



## 过年往事

■特约撰稿人 王剑

一进腊月，母亲就开始为一家人的新衣新鞋筹划。家里人口多，都添新衣新鞋是不现实的。母亲早就在心里盘算着谁的修补一下还可以将就穿一季，谁的半成新可以改造一下让小的接着穿，谁的四处露棉絮修补又挂不住针就得做一件新的。

那时候，我们每个人的衣服鞋子都是定量的，所以平时穿起来都很爱惜。做衣服的布是家里织的老粗布，母亲已提前染成了黑色或深蓝色。棉花是自家种的，已弹成了软软的棉絮。鞋底是提前纳好的千层底，只需要扯上几条绒布做鞋面就可以了。

我曾经仔细观察过母亲制作棉衣的过程。制作一件棉衣要经过描样、裁剪、填棉、压线缝边、制作布纽扣等几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复杂。母亲白天忙碌了一天，晚上坐在床边，趁着昏黄的油灯开始赶制棉衣。母亲的手在棉衣上奔走，几天之后，一件厚实温暖的“臧肚儿”棉袄就做好了。

我的老家在山区，西北风总是不停歇地吹，又硬又凉，还常常夹带着雪粒。过年时

如果能穿上母亲缝制的“臧肚儿”棉袄，巨大的幸福感就会一下子暖到心窝。

农历腊月二十八一过，母亲又忙活起来了。

母亲把红薯粉子倒在瓦盆里，用水和匀。水开了，母亲把和好的粉汁徐徐倒进锅里，用小擀面杖慢慢地搅动。粉子的颜色由浅而深，变成青灰色时，火候就差不多了。母亲把烧好的凉粉盛在一个大碗里，冷成一个一个粉团儿。粉团儿晶莹剔透，像硕大的玛瑙。待到吃时把它们打碎，和豆腐、海带、野木耳、山野菜、萝卜丝儿、小菠菜一同炖汤，味道鲜美极了。

母亲拿一把小铲子拨开积雪，把菜窖里的萝卜和葱拾在篮子里。葱和萝卜上都沾了泥土的气息，有股春天的清香。母亲坐在小矮凳上仔细地洗。腊月的寒风吹过，母亲通红的脸衬着萝卜的青、葱的黄，让我格外心疼。煮、榨、剁，红萝卜的碎丁儿掺上面酱、辣椒、茴香，在铁锅里不停地翻炒。香味迅速弥漫开来。

这时，外面的鞭炮声开始稀稀落落地响

起来。山村的夜晚，在这浓浓的年味里温暖又踏实。

山里虽穷，但过年很有仪式感。

大年初一凌晨，鸡叫二遍的时候，家里的男主人就起来了。他把一小捆柏枝堆放在院子正中点燃。不一会儿，一种含有柏树油脂的清香就弥漫开来。我们谓之“煨年”。柏树有吉祥、长久之意，点燃柏枝的仪式代代相传已成为风俗。柏枝燃烧之后的灰烬不能立马清除，必须要等到“破五”那天才行。

闻到柏枝燃烧的香味儿，孩子们也都快速跑到院子里。围着火堆，他们将许下新年的第一个愿望。据说，这个愿望多半都会实现。有一年，我因为营养不良，个子总不见长，就抱着院子当中的一棵椿树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嘴里默默念叨：“椿树椿树你称王，你长粗来我长长。你长粗来做栋梁，我长长来穿衣裳。”祈盼个头能长得高些。

初一早上的第一顿饭不能动刀，须由家里的男主人来做。因为女主人辛苦了一年，让她睡一个懒觉，算是一种感恩或者酬谢。

按照豫西的习俗，早饭一般是凉粉汤，做起来也没什么难度，各种主料、配料和佐料，除夕晚上都已经切好备足。只要生着火，烩一下就行了。

第一碗饭照例要端给祖宗吃。每家的主屋里都放有一张八仙桌，桌子靠墙的一面立着已故亲人的遗照或牌位。把饭端上来，燃上一炷香，亲切地唤一声亲人的名字，以示庄重。接下来的几碗饭要端给家族里另立门户的其他亲人。当然，他们也会礼尚往来，派人回敬一碗。我常常想，这种互换食物的方式是多么美好的一种风俗啊！不管食物好赖，彰显的都是民风的淳朴。

中午，吃过饺子之后，串门的人开始多起来。看见有人进门，主人会慌忙抱一捆秸秆或者提一篮硬柴让你取暖。瞬间，火盆里红通通的火苗就蹿起来了，烟雾里弥漫着柴香。

烤着火，他们的话匣子就打开了。说的都是一些生活琐事。聊着聊着，暮色就悄悄抖开深黑的帷幕，把整个村庄包裹起来。院墙边的桐树隐约约约出一个稀疏的轮廓。不远处，三只狗慵懒地叫起来。在这土狗的吠声里，新年就只剩下一个圆寂的尾巴。

## 诗风 词韵

### 雪落下

■特约撰稿人 朱红蕾

光阴一次次从季节的每条道路上长出枝丫  
终会相认在尘世  
远道而来的白雪一次次覆盖大地  
天空的信物之于大地，纯粹而热烈  
一场雪正翻山越岭，奋力向前  
是天地间南飞的雁羽，洁白的灵魂不歇

每一片雪就是一封信

此刻的雪，有着白牡丹的姿容  
覆盖江山、良石、树木  
覆盖花朵根部未醒的梦  
也覆盖江河以及村庄无名的溪流  
爱一样，彼此交融

光阴在手。左手年华右手生活

尘世里寂静的雪白之身，不改初衷  
竹叶摆动青黄的衣衫，梅花在原地起舞  
亿万万个春天在雪后枝绿花红。因为雪  
我更深信，春是冬的邻邦  
梅花在等雪、麦苗在等雪，山川故人在等雪  
江河科峭，零下之躯冰封

雪在行走。岁月的落叶又厚了一层

时间的河流最终集结在了那里  
雪从云端归来，光阴碎片出一场旋转  
雪穿过长街，又在打探“滴答”的屋檐  
万物又在背负新雪。我们亦是

雪里住着回忆

冬天里，一切静默如谜  
一场雪事被枯荷一饮而尽  
必须奔赴的一场场领悟  
年年岁岁，四季般循环往复

## 岁月 凝香

### 雪，乡愁的记忆

■宋效锋

一位诗人说过，所有的雪花都来自故乡。有了雪，记忆便晶莹剔透起来。看着这皑皑白雪，顿时勾起我浓浓的乡愁和童年的记忆。我知道，此时的故乡也一定是大雪纷飞。

我的老家在豫东平原的一个小村庄。村子不大，零零散散地住着几十户人家。记不起是哪一年，可能是记事后遇到的第一场大雪吧，那天中午时分，感觉天阴冷异常，父亲说晚上一定会下大雪。傍晚时分，雪惨然落下，开始是米粒两粒，逐渐便下得急切起来，像是谁在天上抛玉撒玉，落地后四面飞溅。不到一个小时，有大大小小的雪花开始与雪惨相伴而下。渐渐地，雪惨隐退了，大团的雪花飘落，极为壮观。天就像被捅了个窟窿似的，虽然不是“大如席”，但也像棉絮一样，无声无息、飘飘洒洒。很快，大地便是白茫茫一片。我家住在村子最前面，远处的麦田、房前屋后的树木全被白雪包裹。透过雪花远远望去，天地一片苍茫，根本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地。此刻，天上再无飞鸟，连家狗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天地一片寂静，只有偶尔传来树枝的“咔嚓”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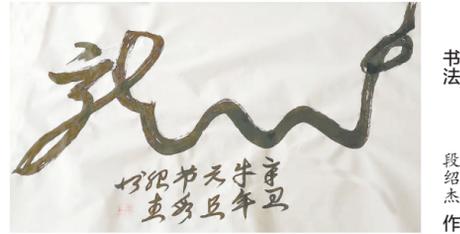
喝罢汤，天冷，小孩子们一早就钻进了被窝。第二天，天刚一放亮，我就以比平时快十倍的速度穿好衣服，飞奔到屋外去看雪。小院的地上积了足足一尺厚的雪！那新鲜得不能再新鲜的白雪，可爱得让你简直想立刻俯下身去亲吻个够，可我们竟然是那么不知怜惜地在上面疯狂踩踏起来。向远望去，天地一色，田野、村庄、农舍、树木都落上了厚厚的雪，雪白一片，银装素裹，遮盖了世间的一切。

雪后，村里的小伙伴不约而同地走上村头或到田地去玩雪、打雪仗！那时雪下得很大，一脚下去没过膝盖。积雪很深，伸手一抓就是一大团，用手轻轻一握就成了我们美其名曰的“炸弹”。只见炸弹“嗖嗖”地在空中飞来飞去，时不时地在目标身上开花。想取胜还真是要讲究门的——低头取雪团时尽量缩着脖子，用脊背对着飞来的雪球，不然的话脖子和耳朵眼儿会进雪，那凉凉的感觉怪不自在的。

那时，家家都是草房子，长长的冰凌在房檐下是一道冰清玉洁的风景，长短不齐、粗细不均。屋檐上的冰凌很湿，带有一种黄色的杂质，比不上草垛上的冰凌清澈透明。往往，我们会趁大人不注意，踩过没膝的积雪到草垛旁轻轻推一根冰凌，上面还带下几根麦秸。吮一口周身透凉、咬一口嘎嘣脆，痛快、清凉。吃过了冰凌，再去找雪窝。背阴的地方积雪较深，用小手轻轻拂去表面的脏雪，下面露出洁白的雪，捧一捧揉成雪蛋，小心翼翼地拿着它当成宝贝。用舌头轻轻舔着雪蛋，虽无滋味，心里却是无比愉悦。

大雪后连续几日的严寒，村头小河里就会结上厚厚的冰层，大人是不允许我们去河边玩耍的。但小河是我们上下学的必经之处，当河面的结冰厚得能托住人时，村里的十几个孩子会偷偷在冰面上玩耍一阵。那晶莹剔透的厚厚的冰上承载了我们多少欢乐啊！

忘不了在整个冬季，无论在玩雪仗的战场上还是在滑冰场上，永远脱不掉的是一件臃肿棉袄、臃肿的棉裤还有布制的棉鞋。经常有这样的事情，玩到兴致正浓时，常常鞋子裤腿里全灌满了雪。在冰上滑冰时就更不用说了，将冬天里唯一的棉衣棉鞋给弄得精湿，回家挨训当然是免不了的。但奇怪之余家长会我们的湿衣和湿鞋搁在锅底边烤干或是在煤火炉上烘干，而趴在被窝里孩子则会露出狡黠的笑——第二天又可以雪日里的快乐恣意进行到底了！



书法

段绍杰作

## 二十三 过小年

■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

小年腊月二十三是民间祭灶的日子。传说，这一天灶王爷要上天向玉帝禀报各家一年的善恶，于是人们祭灶，希望灶王爷能在玉帝面前多多美言。

在我的老家，各家各户要炕锅盔，用锅盔祭灶，取“圆整”之意，寓意日子圆满。黄昏时，整个村子都笼罩在浓郁的锅盔香气里。炕好的锅盔都一一靠着灶台摆放，借着灶膛的火把表皮烤得焦黄。那么多锅盔，看了就让人心生富足之感。祭灶开始，奶奶贴上一张新的灶君神像，左边灶王奶奶，右边灶王爷，两侧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横批“一家之主”。

小年这天还要走亲戚。黄昏时，伴着

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村里那些有干爹干娘的12岁以下的孩子便右手抱公鸡、左手提篮子，篮中放着灶糖和锅盔前去拜干爹干娘。灶糖用麦芽糖凝固而成，饼状，色白质硬，凿开方可食。我想灶糖与之较乃形异质同之物。“干亲戚，比东西。”幼时我家并没有什么可与干亲戚比的，故我没认干爹干娘，便羡慕那些有干爹干娘的孩子。他们的干爹干娘要为孩子准备一套过年新衣，留下公鸡和锅盔，灶糖由孩子带回。

又是小年，想起这些往事，耳边仿佛又听见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仿佛又闻到了锅盔的香味儿，而口中愈发怀念灶糖那甜甜的味道了……

## 小年夜 面条香

■孙建磊

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相比很多地方的小年风俗，在我的老家葛孙庄村，小年除了祭灶王爷，吃麻糖、玉米面饼子外，晚上还要喝面条。

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的那个新年。我清晰地记得那天傍晚，别人家都已经开始放鞭炮了，我却独自一个人在家。听到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我心中有些急躁。“晚上吃啥？爸妈咋还不回来？”我忍不住放下课本穿衣下床，出屋门，打开大门向西张望。“妈！”“哎！”妈妈正从北边拐进家门前的过道，令我喜出望外。

“着急了？”“没有。”“别着急，可快。”妈妈笑着说，“恁爸就知道你会着急，让我赶紧回来做饭。”

真的很快，快得我都不记得先和的是白面还是玉米面。只记得妈妈用大缸里的水和面，用大擀面杖擀面，把擀好的面折叠起来，用菜刀切成粗细的面条……刀切面时发出低沉、柔和、有规律的声音，预示着面条做好了，可以下锅了。

汤锅里的水也烧开了。妈妈把汤锅放到一边，放上炒锅。“今天多吃点肉！”“好！”妈妈拿出肉切下一大块儿，足有半斤重，然后切成大片儿，一片儿足有二指宽。“你去择点菠菜。”“好的！”我择着菠菜，耳边传来热油与鲜肉相遇发出的激烈声响，接着是淡淡葱香，以及令我垂涎欲

滴的肉香……“这锅汤面条得多好吃呀？”我问妈妈。“今天是小年，可不得做得好吃些。”妈妈说，“择完菜去地里喊恁爸去。”这是个让人愉快的差事。但我还没出过道，爸爸已经扛着铁锹回来了。“没有喊你咋可回来了？”我开心地问。“我在地里都闻见肉味儿了。”爸爸“哈哈”大笑起来。我赶快给爸爸舀温缸里的热水洗手。洗了手，爸妈一起做汤面条、玉米面饼子。

不一会儿，爷爷、姐姐也从外面回来了；又过了一會兒，面条、饼子都好了。

“灶王爷，腊月二十三的面条，吃吧！保佑全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爸爸在堂屋桌子上摆上麻糖，盛了第一碗面条，说祭灶的话、祈福的话。

爷爷吃第二碗，我吃的是第三碗。不稀不稠，劲道的手擀面条裹着肉汤香味儿，也许还有年的味道、家的味道和放假的轻松感。虽已过去多年，但一想起，那种发自内心的幸福感便油然而生。

“真香，真好吃！”我对妈妈说。“再吃个玉米面饼子，热腾腾的，可好吃。”“不！我要多喝点面条。”那天，我喝了两碗半面条。还记得，爸妈一边喝着面条，一边看着我笑。

多年来，无论在哪儿，我过小年的晚饭都是喝汤面条。我想，得把这个习俗传下去。



国画 香风逸韵

胡贵民作

## 记忆中的守岁

■特约撰稿人 邢得安

记忆中，小时候我们这里过大年夜不是叫守岁，而是叫熬“年疙瘩”。那时候没有电视机、没有收音机，也没有手机，吃罢除夕饺子后，一家人就围在屋中间的火堆旁坐下，或听父亲讲他素闻的所见所闻，或听母亲讲鬼故事。

母亲平常晚上12点以前是不休息的，她要纺棉花，因为一家人的穿戴都出自她的一双手。但大年夜的晚上她是不纺棉花的，她说：“忙了一年了，熬‘年疙瘩’哩，说啥也不能再纺了，就是轴子也该歇歇庵儿哩！”她其实也是借这个难得的机会与家人好好团聚。

为了增加熬“年疙瘩”的气氛，也怕我们瞌睡，母亲会抓出一把玉米或大豆一个个投入火堆中，不定什么时候

便会“嘭”的一声，一颗大大的爆米花便蹦了出来，引起我们一阵欢呼。苏轼有诗曰“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正是这场景的真实写照。母亲最常讲的是有关狐仙骗小孩的故事，虽然讲了好多年了，但我仍觉得百听不厌。母亲总是会当我们将要入睡袭来时候发布信息，说出我们明天要穿的新衣服是什么，惹得我们又是一阵欢呼。父亲总是在我们临睡时会说上一句：“都攒住劲儿干吧！明年肯定比今年强。”

如今，那低矮的茅草房早已被窗明几净的楼房替换，曾经的满屋子烟雾被空调取代，昔日在火堆里找爆米花的少年早已变了模样。只是，我对过年仍是那么向往，尤其对熬“年疙瘩”念念不忘。

## 和孩子一起找年味儿

■刘亚华

“妈妈，电视里老说年味儿，什么是年味儿呀？”女儿快快地说。

“年味儿就是年的味道呀！譬如贴春联、贴福字、挂灯笼，这些都是年味儿。”我认真地告诉她。

“哦。”女儿失望地回答我，“过年一点儿味道都没有。”

听她如此说，我很惊讶。想起小时候的我多么盼望过年呀。于是我决定和孩子一起去寻找年味儿，让她爱上过年。

来到超市里，看到琳琅满目的年货，女儿惊叫起来：“呀！这里有年味儿。”我带着她到菜市场逛了一圈，看到大家都在采购鸡鸭鱼肉，女儿惊叫起来：“哇！这里也有年

味儿。”我带着她回到乡下老家，大家都在欢天喜地备年货，忙得热火朝天，女儿感叹道：“啊！这里更有年味儿。”

“是啊，到处都是年味儿。只要你有一双会发现的眼睛，就会看到过年是多么开心的事，又是多么幸福的事。”我总结道。

以往过年，春联、福字我都是买现成的，女儿很少过问；今年，我觉得有必要让孩子参与到制造年味儿中来。于是我说：“宝贝，今年我们家的春联、年画和福字都由你来完成，如何？”女儿没想到我会把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她，又惊又喜，很爽快地答应了。

我买来红纸，和女儿一块儿裁成长条；女儿摆好笔墨，认真地写字。这是她第一次

写春联，春联的内容是“一帆风顺年年好，万事如意步步高”，横批是“吉星高照”。虽然女儿的字写得并不怎么好，但她很快乐。她说会努力练好字，以后我们家的春联都由她来写。

我们家有好几年没有贴过年画了，这也是一种重要的年俗呀。我决定，让爱画画的女儿自己画一张年画。画什么好呢？我想，让她画个大鲤鱼吧！铺开画纸时，她问我：“妈妈，这张画要贴在我家大门上吗？是不是很多人能看见呀？”“当然，来我们家的人都能看见。”我认真地告诉她。女儿听了，更加认真地画了。

画完年画，我们开始剪窗花。我在网上找了几个剪窗花的视频，女儿没看几遍就上